

卢敏 著

天南地北山东人

述殷切乡情，
说百态人生，
立英才传记，
扬齐鲁美名。



第三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这部《天南地北山东人》是用了二十年完成的大型纪实作品的精萃。

二十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全国及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采访了近百位山东籍游子，完成了这部堪称“山东游子大传”的作品。

本书入选人物的标准近于苛刻：1.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者；2.知名度极高者；3.有非同寻常经历的传奇色彩者；4.所在领域的国际或国内翘楚。

故此，《天南地北山东人》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Success Stories
of the Shandong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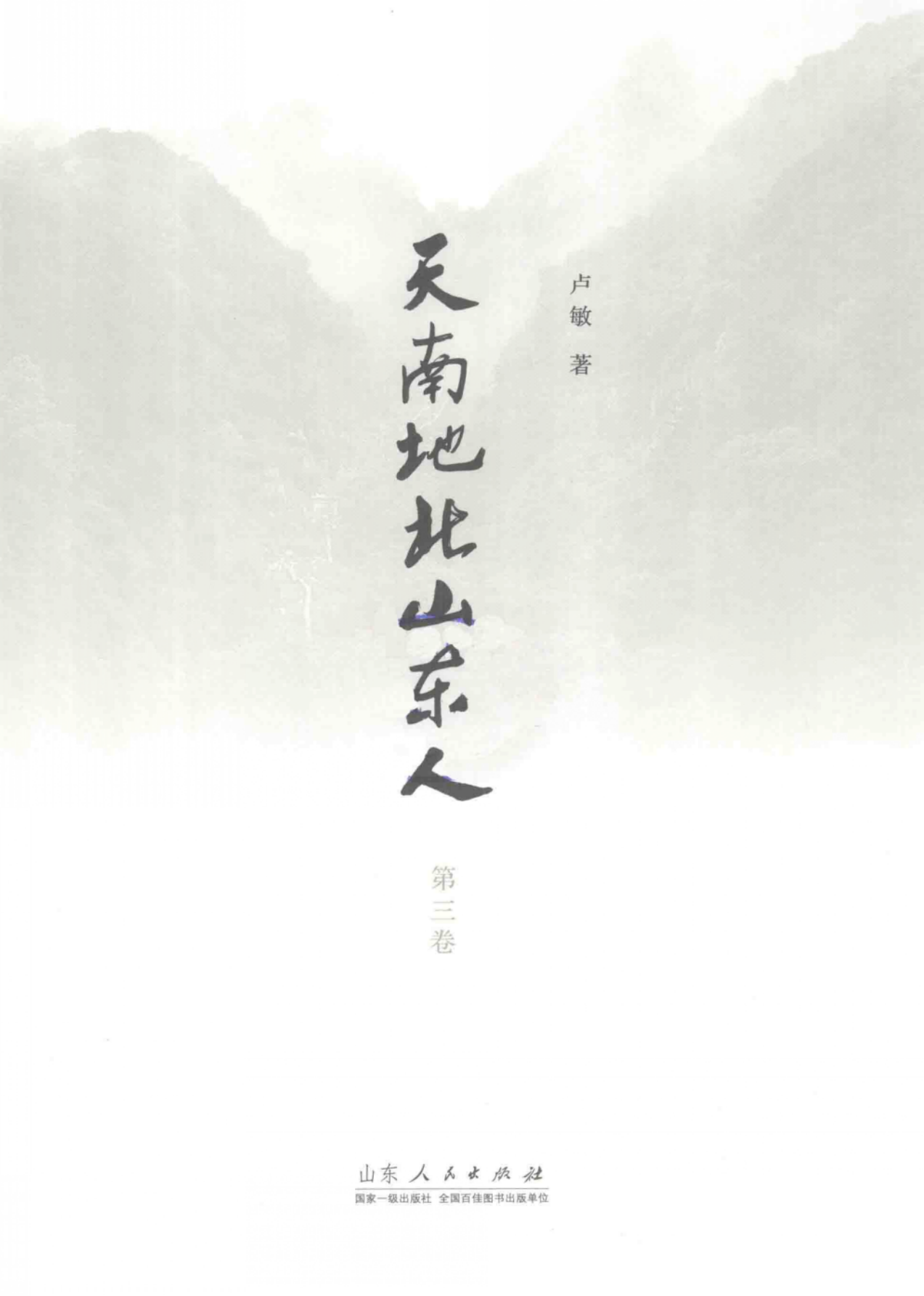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09-08379-9



9 787209 083799 >

定价：239.00元(共三卷)



天南地北山东人

卢敏 著

第三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画大隐

许麟庐 山东蓬莱人，著名国画大师

2006年6月5日，白石老人的关门弟子，著名书画家许麟庐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从艺70年书画展。虽已90高龄，老人精神之矍铄，身板之硬朗，展出作品之精美，令人无不称奇、叹服。

犹如百川汇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沧桑，许麟庐的艺术吸纳古今大家的笔墨技法，融汇民间艺术精髓乃至京剧表现形式，恣意挥洒，浑然天成，一派大家之恢宏气象，尽显其性格的豪侠旷达。

许麟庐原名德麟，1916年10月19日出生于山东蓬莱一户渔民家庭。4岁时，家乡发生霍乱，举家逃难到天津。

许麟庐的父亲树亭先生颇有经营才能，经过十几年打拼，创办了一家制造面粉加工机的企业。以他的计划，当然要子承父业，由儿子把企业发展下去，但许麟庐对此毫无兴趣，却表现出对于绘画的热爱痴迷，整日徜徉于书肆画店，一本《芥子园画谱》更是不知被他临摹了多少遍。

许麟庐：“那时我上初中，放学以后经常到东子路的画店去看画，齐白石的画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后来拜齐白石为师是李苦



禅介绍的。”

李苦禅是齐白石先生的得意门生，而许麟庐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结识了李苦禅。此前，许麟庐曾看过李苦禅的画展，对这位山东同乡的作品那种夺人的气势，雄浑的风格非常喜爱。有缘相识，许麟庐大喜过望，引为知己。

许麟庐：“29岁那年，我由天津搬家到了北京，到北京就拜访苦禅。我说，我非常佩服你，还佩服一个老先生——

齐白石先生。苦禅告诉我，齐白石是他的老师。我说我对他五体投地，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老先生。苦禅说，齐白石因为年龄已大，已经很少见客人，但是他愿意带我去。”

当时齐白石已是81岁高龄，闭门谢客，更不收徒，但老人很喜欢李苦禅，对李苦禅带来的这位年轻人也印象颇佳。

许麟庐：“苦禅对白石老人说，他这个兄弟要拜老师为师，我也给老师作揖。老先生说：不敢当！我看老师这是同意了，高兴地给老师跪下磕头，磕完头又给苦禅做了个长揖。没有他，这个师拜不了。”

白石老人收下许麟庐为徒，并且给他起了麟庐这个名字。在跟随齐白石学艺的过程中，许麟庐的聪颖好学深得先生赏识，教给了他许多“独门绝技”，使许麟庐得到了齐门真传。加之许麟庐非常用功，渐渐地，许麟庐有了“京城齐白石”的美誉。

许麟庐：“听了人家这样叫我，开始挺高兴。可先生对我说，‘你不能太像我，你要学我的心，不能学我的手，要另开门户’。”

许麟庐牢记恩师“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诲，面壁苦思，终于悟得“寻门而入，破门而出”的真谛，另辟蹊径，别开生面。齐白石作画如写楷书，古

朴凝重，许麟庐反其道而行之，以狂草笔法入画，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大写意画风。他的作品如国画中的狂草，挥笔势若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夺门而去，潇洒飘逸，独步百年，惊天地而泣鬼神。

许麟庐：“我跟随齐老师前后 13 年，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每年清明都给老师磕头。”

许麟庐一生淡泊名利，重侠心，好交友。1952 年，许麟庐卖掉家里的磨面机，在北京东单开办了一家专卖当代名家书画的和平画店。常常是高价向穷苦画家买，低价卖给爱画的人。而这里简直成了名家云集的俱乐部，常来这里赏画聊天的除了书画界人士，还有戏剧界人士、作家、学者。许多南方来的画家吃住都在这里。而有的人吃完饭走了，许老还不知人家姓甚名谁。他的孩子就成了所有朋友的勤务兵，随叫随到，跑腿办事。师兄李苦禅善饮，和平画店旁有个酒馆，李苦禅常常去小酌几杯，而酒钱一律由许麟庐给。

画店一般是五六点就关门，然后里面就传出锣鼓胡琴声，许麟庐、李苦禅，同前来的各方朋友你方唱罢我登场，逍遥自在，其乐陶陶。

许麟庐的身上那种很强的吸引力，使他周围高朋满座，无论贵贱。而人们将此归于许先生身上那种山东人的豪侠之气，无怪乎将他比做《水浒》中急公好义的“柴大官人”。

“文革”期间，许麟庐被发配到湖北咸宁，成了接受改造的“牛鬼蛇神”，先种菜放鸭，后养猪放牛，许麟庐此时不忘幽自己一默，自谓“官（信）越做越大”。劳作之余，想办法捕鱼捉虾，自酌自饮，兴致来了，哼几句现代京剧，画几笔荷花鳊鱼。

后来许麟庐深有所感地说，“人



若不受苦，画就没有深度，没有豪气，苦难是画家的师友”。大抵，心存高远者，方可如此视世事为浮云。

许麟庐先生的好友黄家玉先生曾评价说，许麟庐一生知足，自得其乐，不显耀，不满溢，大方、厚道、懂分寸、严操守，他的经历、交往、见闻、修养、道德观、妻儿缘，像一本文化大书，十足丰富多彩。

正因为如此，许麟庐的艺术永远以极其鲜活生动的面目展示于人，并必将以其奇绝超然传于后世，它们饱含的是画家浓烈的真性情，高扬着的是人文精神的大旗。

“英也夺我心”

李苦禅 山东高唐人，著名国画大师

在 20 世纪的中国画坛，有“南潘北李”之说，南潘是潘天寿先生，北李则是李苦禅先生，两位都是冠绝一时、誉满天下的大写意花鸟画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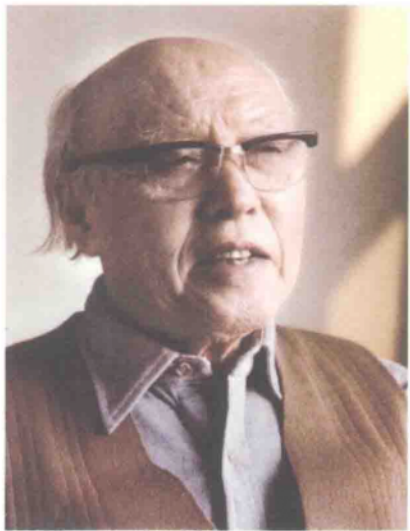
李苦禅原名李英，1898 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一户贫苦农家。

高唐文化底蕴丰厚，在历史长河中，高唐籍文化名人灿若群星。高唐虽不是富庶之地，但民间读书重教之风世代相传。李苦禅没有读过书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却看得极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想方设法供儿子读书，使未来的一代画坛巨匠站到了人生起跑线上。

1916 年，李苦禅考入聊城省立二中，在这里开始习画。

1918 年暑期，李苦禅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附设的“画法研究会”，师从徐悲鸿先生学习素描，就此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刚由法国留学归来不久的徐悲鸿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大声疾呼革新国画的主张，这对李苦禅影响很大，使李苦禅在日后的艺术实践中融中西之长，打破窠臼，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

1919 年，李苦禅再次来到北京，在北大附设的“勤工俭学会”



半工半读。

1920年李苦禅在北大中文系旁听，有机会面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罗素等名家演讲，还与毛泽东有过近距离接触。1922年，李苦禅考入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

因为家里已经不可能为他提供生活来源，囊中空空的李苦禅只能住破庙，以卖力气为生。李苦禅自幼习武，有一身好功夫。他白天上课，晚上租了一辆人力车在大街上拉活儿。风里来，雨里往，在皇城根儿的大

马路小胡同里，他的同学偶或会看到李苦禅戴着顶破草帽遮住面孔，挥汗如雨地拉着人力车狂奔的身影。李苦禅拉人力车的收入菲薄，仅能维持最清贫的生活。大学生而为人力车夫，李苦禅艰苦的求学生涯令他的同学们深为感慨，一位叫林一庐的同学送给李苦禅一个艺名为“苦禅”。“苦”取自佛门四谛之第一字，“禅”乃他擅长之大写意画，其意是希望他在苦难中彻悟画理，与佛家坐禅的本义无关。李苦禅欣然接受了这个很有深意的名字。

1923年，25岁的李苦禅拜师齐白石大师门下。

看了李苦禅的作品，了解到李苦禅的求学生活之艰难，齐白石非常欣赏、非常喜爱这个身材魁梧的有为青年。他慧眼识才，看出这个22岁的山东穷书生实乃天纵之才，视他为知己。他赞叹曰，英也夺吾心，苦也过吾，英也无敌，将来英若不享大名，世间是无鬼神也。齐先生不但不收苦禅学费，还解囊相助。

随着进一步的观察，齐白石对弟子在艺术上非同寻常的创造精神十分赞赏，说：“吾门下弟子不下千人，众皆学我手，英也夺我心。”并亲刻“死无休”一印相赠，鼓励得意门生在艺术之路上不断求索，以期大成。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1925年，李苦禅完成了学业，在北平国立艺专毕业生作品展中，李苦禅创作的油画《合唱》和八幅大写意花鸟画，被校长林风眠和其他老师悉数买走。

从27岁开始，李苦禅先生毕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超绝的艺术为自己的学生树立了光辉楷模。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苦禅以“勾结八路军”的罪名被日本宪兵拘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苦禅先生怒骂斥敌，心中默念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其贯日月，阴阳不能贼”，时穷节乃见，大义凛然。

出狱之后，李苦禅先生刻“天逸囚窟生”印一方，以纪念这段铁窗生活。这一时期李苦禅的花鸟画已经不再是文人骚客的笔墨游戏，而饱含时代的严酷风霜，真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李苦禅是深受学生爱戴、敬仰的老师，先生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风采，他的学生范曾做了这样生动传神的描述：“上课授徒，了无提纲，天南海北，浩浩然迷不知所向。我等少年围听入神，亦凭虚御风，坐驰无极。于是知陈调元醉后大灌陈半丁之轶闻，知张大千对画坛笨伯之戏谑，知齐白石为彭八百选兰之趣事。闾阎闲话、京城掌故不一而足，欢声笑语震及邻室。忽焉苦禅兴起，谓铺纸作画，此时鸦雀无声。先生用笔不疾驱、不涣漫，从容率情，真乃造化在手，大师风范。苦禅先生之‘与天同契’于运斤挥毫之际，便见端倪，唯见画上物象浑然天成，墨色淋漓，收放有度。野塘夏荷、原隰双雉、蕉下鹌鹑、石上雄鹰，万类昂藏，生趣无穷。苦禅先生作画时，间或插话，此时最是精彩，往往只言片语，深得三昧，正所谓‘妙悟者不在多言’。然后草书题字，摇笔而散珠，或论画论书，或言事言情，其文如画，不假修饰而意味隽永。作画正待完成，铃声已响，而苦禅兴犹未尽，故先生上课前后皆不按时。平生阅人多矣，能如先生之纯任天真者仅二三子耳。先生课徒示范，皆用学生宣纸，于是诸生争呈，皆自称佳楮，先生来者不拒，故中国画系学生无不藏有先生杰构。李可染先生作画愿杜门谢客，除画牛，极少当众画山水。而苦禅先生天性适相反，人愈多，兴愈浓，笔愈妙，用笔之冲波逆折，回湍摩荡，天然凑泊，亦若庖丁之解牛，‘神遇而不以目视’，恢恢乎游刃有余，平生交往花鸟画家亦多矣，能如苦禅先生用笔者，一人而已。”

但是，深受学生欢迎与喜爱的李苦禅在1950年却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

当时，北平艺专已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新来的少数领导人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画种，不能直接为政治服务，美院取消了中国画系，代之以彩墨系。李苦禅也受到不公正待遇，他所擅长的写意花鸟画被美院最高领导人说成是“封建文人士大夫”“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李苦禅被剥夺了教授职务，发配到工会



去看大门、打杂。每个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也没有寒暑假。李苦禅一家生活陷于困顿，无奈只好变卖东西度日。李苦禅苦闷至极，唯有喝酒解闷，有时甚至醉卧街头。

有一次，李苦禅闲极无聊，在家附近遛弯儿，却见几个流浪艺人正在耍大刀卖艺。李苦禅见其破绽百出，忍不住凑上前去，要过大刀耍将起来，围观人群大为兴奋，发出阵阵喝彩声。妻子李惠文恰巧路过，见到这一幕心里不禁凄然。堂堂教授无学可教，落得与摆摊儿艺人混迹街头，怎能不让人难过呢？

徐悲鸿虽为院长，但苦于有名无权，除了把李惠文安排到校医务室做事，领一份薪水，聊补家用，其他事情则鞭长莫及徒唤奈何。

一次，借着酒劲，李苦禅用他龙飞凤舞的行草奋笔疾书，整整写了五页纸，给毛主席上书陈情。

毛泽东主席阅信之后，已经不太记得当年在北大曾有这样一位旧相识，但那一笔潇洒至极，功力了得的草书，却使同为草书大家的他断定此人绝非等闲。毛泽东十分重视，不仅亲自致信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还委派秘书田家英登门

看望李苦禅，了解情况。

田家英是位水平很高，极负责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在做了认真调查之后，陷入了沉思。像李苦禅这样一位学养深厚，在中国画坛享有盛誉的大画家，在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竟然低于旧社会，反映了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执行党的政策不力，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他请徐悲鸿马上拿出解决方案。

很快，事情获得圆满解决。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得以恢复，工资也升为60元。

在李苦禅苦闷的日子里，他为了排遣，常到许麟庐先生的“和平画店”与齐白石、徐悲鸿、许麟庐等师友聚会。每说到投机之处，挥笔泼墨，佳作天成，引得众人连连拍案叫绝。白石老人在苦禅画作之上题诗曰：雪个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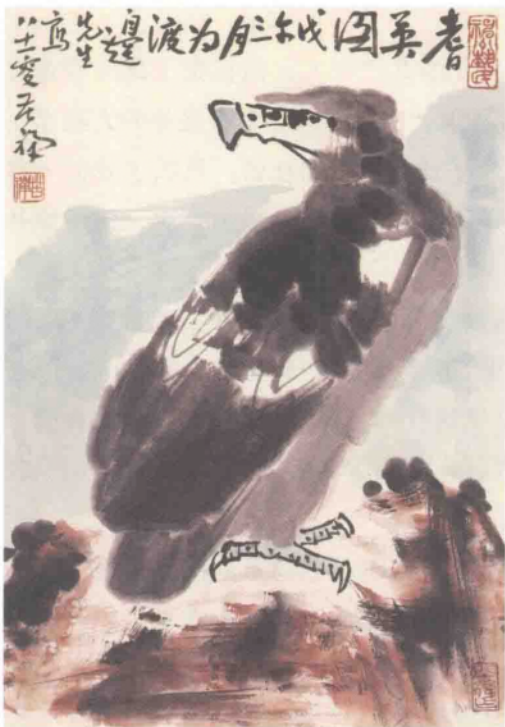
李苦禅宅心仁厚，乐于助人。山东有画燕者携长卷《万燕图》来访，画打开两三米，但见画中飞燕整齐划一，墨色呆滞，拙劣不堪。搁在别人，可能早就拂袖而去了。苦禅先生一脸尴尬，不知怎么说好，他不愿伤来者之心，仍在其画上题跋数句，以鼓励为主，此君欢呼雀跃而去。

山东画家张登堂回忆，他第一次拜访苦禅先生，先生见其衣衫褴褛，手边正好有和平画店送来的60元钱，即分一半给自己。每每谈及此事，张登堂都无限感慨，唏嘘不已。

有劳苦大众索画，李苦禅从不拒绝。他常常说起自己当年拉洋车的苦难经历，将己比人，能帮人处尽量帮。

李苦禅是个至诚至善之人，他性情豪放直率，不擅逢迎，说话直来直去，喜怒皆形于色。这种名士风度，艺术大家气质既为他带来了友谊和尊重，也为他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美院第一个被揪出来惨遭批斗的。

红卫兵先是开批斗大会，在炎炎烈日下，让年近七旬的李苦禅弯腰低头坐飞机，游街示众，极尽侮辱。造反派让他批判齐白石，他坚决不从，说他思想反动，他据理力争。后来打手们认为他态度顽固，又把李苦禅关入私牢，每日严刑拷打，长达半个月，逼他交代抗战时期所谓变节投敌的历史问题。然苦禅先生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几乎被打毙命，没说一句违心的话。被关押期间，苦禅先生坚持每天站桩练习气功，表现出极为坚强的意志。



李苦禅先生品德高尚，他也极为看重品行。他常常对儿子李燕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文革”结束后，有关单位通知物主前往认领被查抄物品。李燕在领回的字画中，发现有李可染的两幅画作，李苦禅马上让李燕送还主人。李可染见心爱之物璧还，不胜之喜。

李苦禅带着儿子外出写生，只携几个馒头数根大葱，着意培养儿子的吃苦精神。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李燕已成长为卓有成就的著名画家。

范曾先生评价恩师曰：“苦难的时代，坎坷的遭遇，不唯没有使苦禅先生倒下去，却相反地铸造着苦禅先生卓尔不群的性格和格高境大的艺术。从这一点上讲，苦禅先生书、画的风貌就是他自己的风貌。”

苦禅先生是中国古典文人画真正的批判继承者。在他看来，中国文人画是将诗情与画意合二为一的，因此他常说“诗是无形画，画乃有形诗”；同时，文人画又是书法与绘画浑然一体的，所以苦禅先生说“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这真是言简意赅，妙语惊人！苦禅先生对中国古典书画穷源溯流，从五代、两宋的石恪、梁楷、法常到元代的温日观，明代的林良、徐渭、陈白阳，明末清初的朱耷、石涛，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以至清末的赵之谦、吴昌硕和任伯年，他无不精心琢磨，悟其奥妙，他要“意向林良”“意在青藤白阳之间”。苦禅先生讲要“参透古法”，这实在是画家数十年霜晨夜雨的劳动得出的甘苦之言。

李苦禅是齐鲁大地之子，家乡人景仰他，怀念他。济南趵突泉公园的万竹园内，建有李苦禅纪念馆。在高唐南湖景区，坐落着李苦禅艺术馆。

后人将永远感念苦禅大师为祖国艺术宝库所做的不朽贡献。

草原之鹰

刘大为 山东诸城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国画家

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隆重举行了为纪念《讲话》而举办的大型画展。

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刘大为为画展的事已经忙了些日子，今天的开幕式，他早早来到了展览场地。这次画展是全国美协为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分量比较重的一个，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格外重视。

【画面】刘大为在画展开幕式上致辞。

刘大为：“经统计全国各地踊跃选送了一万多件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新世纪初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所取得的新的成就新的面貌，6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讲话》指引中国文艺及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次画展展出的作品，许多出自于艺术大师或著名艺术家之手，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之作。刘大为说，这些作品每一幅后面几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今天重温这些名作，的确令人有新的感慨。

刘大为的生活节奏比一般人快很多，他的日程表永远被数不



清的活动、会议、谈话挤占得满满当当。他除了担任全国美协唯一驻会的常务副主席，还兼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一职。当初，全国美协推选刘大为担任常务副主席，解放军总政首长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只要刘大为不离开解放军艺术学院就大力支持。于是，刘大为身兼两职，只是他给学生上课的时间不得不有所减少。

刘大为是中国当前艺术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画家。对于他，不作画无异剥夺他的生命，而作画又需要时间。好在刘大为习惯了熬夜，灯火阑珊、夜深人静之时，正是他泼墨挥毫，丹青急就的一刻。一闲对百忙，他的作品反倒未见减少。

刘大为的人物画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中国人物画在盛唐五达到高峰，自南宋日见式微。宋明理学占据国学地位后，人性、个性变成了封建文化的绞杀之物。画家为寻求自身安全，多遁迹于山岚水光和花鸟虫鱼之间，人物长期处于“点景”“比衬”位置。五四以来，人物画幡然崛起。新中国成立后，人物画又一度因图解政治而失去应有的魅力。新时期以来，人物画这条近乎枯竭的河道上百舸争流，刘大为就是在这激流中搏击奋进的一员。刘大为擅长工笔、重彩，传统晕染技艺十分娴熟，水墨造诣很高，加上其深厚的素描功底，使他有足够的才华在人物画中凤鸣朝阳。他笔下的少数民族人物，造型优美，神情毕肖，意趣高雅。读他的工笔系列《马背上的民族》，如同读一个英雄民族的秘史，读他的工笔巨制《草原上的歌》，宛若与历史老人进行命运的对话，他的写意小品《任重道远》，则让人领悟到人生的况味。

刘大为出生于山东诸城，幼时随父亲定居于工业重镇包头。鄂尔多斯大草原上那羊群与白云媲美，鲜花与朝霞共舞的妙境开阔了刘大为的视野，彪悍粗犷的蒙古族父老又给这齐鲁后生注入了一身豪气。长期在草原上的工作和生活，使刘大为的足迹遍及内蒙古大草原，那吱呀作响的勒勒车给了他诗的节奏，那

飞舞的套马杆给了他美的旋律，草原赛马，那奔驰的英姿，是一幅幅妙然天成的流动的画卷。

刘大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写写画画，可以说很热爱，这个热爱是来自于祖父母对我的熏陶、感染、教育。我父亲在煤矿工作，他一两个月回一次家，我们姊妹比较多，六个，我母亲要带好几个，所以我跟爷爷奶奶长大。爷爷书法很有功底，能写，而且古诗词修养也可以，从小祖父给我买一些历史文学经典作品，比如像《三国演义》《水浒》《聊斋》，我很小时就买回来给我看，看不懂，他就念，就给我讲。”

刘大为的祖母是位极有慧心的山东妇女，她扎的风筝，剪的窗花镂月裁云，名闻乡里。从祖母那里，刘大为感受到许多朴素的美学熏染。

刘大为：“她会做风筝，而且能扎得很漂亮，眼睛会动，而且上面再画些老鹰、燕子。当时在西北，风筝做工比较粗糙，我小学参加学校的风筝比赛，实际上很多都是我祖母做的，我就帮帮忙，拿到学校后很受欢迎。所以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自小对艺术、写字、画画就有一个爱好。”

在学校里，刘大为是位深得师长喜爱的学生，而他的绘画才能的逐渐显现，也得到了老师的着意培养。过去朦朦胧胧的喜好慢慢地形成了日见清晰的人生追求的目标。中学毕业后，刘大为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但刚刚踏入梦寐以求的画室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刘大为也卷进了“大串联”的漩涡。1968年的冬天，刘大为率领一支长征队从呼和浩特出发，涉过野狼出没的阿拉善草原，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沙漠，长途跋涉4个月到达新疆。在那120天里，他与骆驼形影相吊，当岁月愈加荒谬，刘大为从骆驼身上找到了失落的真、善、美。叮咚的驼铃唤醒了他一时荒疏的思维小径，他开始拿起画笔，埋头作画，两年中没喝过一次酒，没看过一场电影，而这时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

刘大为：“我记的当时画毛主席的像，一个像8米多高，以后要做架子用汽车拖着游行。我们早上揣着一两个馒头，爬到一个铁架子上去画，中午不吃饭一直画到晚上，一天把这个像画完。这种能力的锻炼除了‘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机会，我到现在画得很快，恐怕也是和那个时候的培养、锻炼有关系。”

大学毕业后，刘大为被分配到《包头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在深入基层



《马背上的民族》

采访的同时，他厚厚的写生簿上也留下了生动的草原万象。刘大为曾在新婚之夜和妻子暗拟了自己的3个五年计划：头五年走出包头，再五年省内领先，又五年于中国画坛占一席之地。1973年全国美展，内蒙选两张，刘大为有其一，1974年、1975年全国美展，刘大为的画作均入围，是内蒙古画家中的唯一一位。

1978年，中央美院已经停招十几年的研究生班恢复招生，全国有一千多人报名，但国画班只招十人，得到这一消息，刘大为马上赶回包头报了名。

刘大为：“我就是在挤公共汽车时学习，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和我的家是两个区，包头的区很大，相距几十公里。公共汽车上很挤，没有座，挤汽车像打仗一样，挤上去我在路上复习政治，全部的政治课是在路上复习。然后到了报社，赶快把出版报纸的工作做完，下午留下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车马店，到车站练习速写、写生，画到太阳落山。当时我也有些学生，还有些业余学画的工人，一听我要去画还跟着我，带着这么十几个人去练习写生。国画是靠回家以后吃完晚饭再挑灯夜战，练国画，练到12点，然后再把《文艺概论》拿出来看看。”

刘大为赶到北京参加考试时，住在一个利用地下防空洞改建的招待所里，考试前的两个晚上，他通宵达旦地准备功课。苦心人天不负，利用在漫长而焦急的等待之后，刘大为终于接到了那张让他万分欣喜的录取通知书。